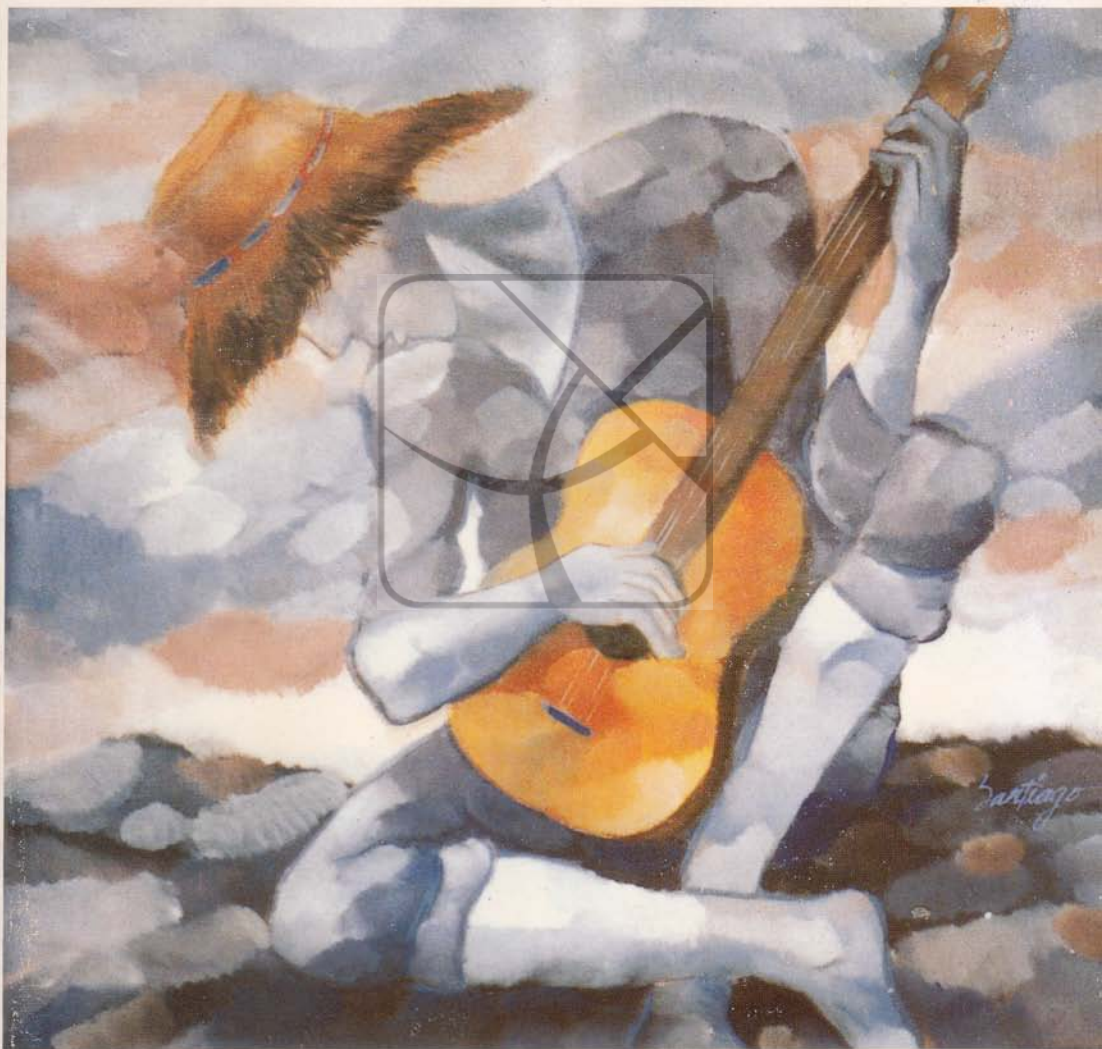


吴岸著

生命存档



砂撈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生命存档

吴岸著



生命存档

吴岸著



吴岸有一副像画一样的面容。人们都叫他“胡志明伯伯”，在“胡志明伯伯”面前，我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本以为是文化修养所致，花白的长须更带一种异人的飘逸。许多场合并不回避，总是用他平和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像一潭死水，也是文雅的，远不是别时诗人那种面红耳赤地开怀大笑。

然而，与他谈话，却是一件很重的事情。他的语调总是平缓的，没有高亢，没有明显的轻重起伏，更不想有意识地表达什么，好像那如草场上潺潺而流的溪水。谈话时，我感受他就像一位我所熟悉的山村长者，在与你说说田野的收成，或者，更像一位爱好交朋友，与谁都能相处融洽的人，似乎平平淡淡的一切。

其实，他的往昔并不平淡。

他生于南越的农村，远距西贡，约二十岁



残损的微笑

——马来西亚诗人吴岸印象

李辉

吴岸有一副漂亮的胡须，中国的诗人们都笑称他“胡志明伯伯”。在春天的惠州，细雨微风中，我常常中距离地观望他和他的胡须。本来性情温文尔雅的他，花白的长须更添一种诗人的飘逸。人多的场合他并不健谈，总是用他平和而深邃的目光注视别人，时而一笑，也是文雅的，远不是别的诗人那种洒脱而尽兴的开怀大笑。

然而，与他谈话，却是一件温馨的事情。他的语调总是平稳的，没有高亢，没有明显的跌宕起伏，更不想有意识地去感染听者，舒缓得如草地上潺潺而流的溪水。谈话时，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我所熟悉的山村长者，在与你述说田野的收成。或者，更像一位要好的朋友，与你一起细细品味往昔的一切，似乎平平淡淡的一切。

其实，他的往昔并不平淡。

他生活在砂劳越的拉让江畔，远距新马，当二十多

岁刚刚出版第一本诗集后不久，被认为南洋诗坛新星的这位年轻诗人，便因为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与妻子一起被捕，在监中度过十年的时间——一生中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便在那里消磨。

谈到那些漫长的日子，他的语调依然平稳。入狱前的他我当然不认识，不过我相信，那时的他和现在的他，肯定有着显著区别。外表自不待言，内心深处对人生的体验，作为一个诗人对感情形态的把握，在他身上显然会有巨大的变化。少一些浪漫，多一些深沉，少一些热情的挥洒与高昂的讴歌，多一些人生体会和哲理，这便是我读了他的几本诗集后的印象。

他算不上多产，从五十年代开始写诗至今，共出版了五本诗集和两本文集，其中狱中那些年还是一个空白。但在马来西亚乃至南洋诸地的华文诗创作中，他的诗却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几乎他的每一本诗集问世，都能带来人们一阵欣喜。因为，他从没有让自己诗的感觉迟钝，他一直在做着诗歌形式的探索，从生活和人生体验中，从万事万物那里，他精心地构造他的诗。不能说没有败笔，但他愿意从每一首创作中，获取新的感悟，从而会有兴奋的诗句从心底流出。

他写诗时还是一位中学生，最初发表在新加坡的报纸上，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也是通过新加坡的友人的协助在香港出版的，那时他只有二十来岁，从没有和那里的诗人和编辑见过面。但是，他们喜欢他的诗，为一个年轻诗人在砂劳越出现而高兴。新加坡当时著名的作家、编辑杏影先生，是吴岸最初作品的编辑，也是

第一个发现他的价值的人。他慨然为这位陌生的年轻诗人作序。他说：“我相信吴岸先生的这本集子，是南洋诗坛上的一个收获。每一个时代都在等待着那时代的诗人的出现，拉让江畔已经有了诗人出现了。”

从此，“拉让江畔的诗人”就成了吴岸的桂冠。

同杏影这位对自己如此热诚如此厚爱的前辈，吴岸却无缘相识。《盾上的诗篇》刚刚出版，他就入狱了，高墙将他与世界、与诗、与朋友们隔绝。等他出狱后得知杏影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杏影先生已经作古九年了。

他又感到深深的悲哀，一种比狱中渴望自由而不得的痛苦更为深刻的痛苦。同我谈到这里时，他沉默了许久。我陪着他倚着西湖曲桥上的栏杆，凝望平静清澈的湖水，湖水映着岸边树影，一簇黑色。

我有吴岸的三本诗集，主要是七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在我看来，他很注意于凝炼中体现诗的韵味。他的诗大多都不长，句式也偏短，但却富于变化。现在他擅长的当然不再是年轻人感情的渲泄，而是刻意从中国古代诗词包括元曲那里吸取养料，许多诗中，感情的具像与自然的具像相交融，构成新的意境。

我喜欢这首《落叶》：

我独自

在你的墓前沉思

有人

轻拍我的肩膀

回头

不见人影

一片枯叶
跌落在地上
我举头
见墓边那株菩提树
长满了嫩叶

这是生者与死者的交流，自然会有生者的悲哀和伤感，但这些并不是主体，因为，在墓地，两个世界的不同生命，在作者看来，灵魂也是相通的。从而，他能够如此构思出洋溢着新清的短章。菩提树，嫩叶，让人感到生生死死无穷的意味。整首诗有了这样的心境，与景象的结合便现出一种透明，当然，也飘忽着淡淡的感伤，这就使之更有韵味。

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从深刻的历史感来说，我最喜爱、也认为最好的诗是他参观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所写的《信念》。评论他的诗歌的文章不算少，但似乎还没有人提到过这首短诗。

信 念
——观秦俑有感

他们焚我以
烈焰
坑我以沙石
而我不死
我等待

等待一万年

重见天日

这一天终于到来

我听见掘井的铲声

我听见人语

我兴奋地挪动身体

而我的躯已折

骨已碎

蓦然

一抹强光

伴着人间的惊呼

照见我

残损的微笑

这是一首可以与许多诗歌杰作相媲美的诗。兵马俑一经出土，为许多诗人所讴歌，但我从没有见到像吴岸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感受来抒写。自己的人生坎坷经历，使他具有别一目光来审视兵马俑，从而将自己揉进了历史的沧桑。惟有如此，诗人才能找到独特的视角，冷冰冰的具像，方获得了活的生命。深沉的历史感，经作者采取的短促的节奏来表现，就使全诗震撼人心的力量，诗的美便由此产生。

"残损的微笑"多么感人的一瞥！沧桑几千年，思绪无限，尽在一瞬间。这是高度浓缩的历史，是凝炼的意境。许多与他有过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想必对之有

更深切的体味。我相信，佇立兵马俑面前构思这首诗，在那一瞬间诗人是在用他的全部生命写诗。回望历史时，他的微笑尽管残损，思想与情感却是丰富而完美的。

认识吴岸是在今年清明时节，在惠州西湖的一个诗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二十多位华文诗人，在细雨中与在这里留下足迹的苏东坡的诗魂交谈。他的夫人也与他同行来惠，她同他一样，也在狱中消磨了将近十年时光。青春磨损，微笑磨损，但两人的情感依然如旧。他们共同走完过去，再走向未来。

诗会结束的头一天晚上，也是清明节的第二天，西湖湖心的点翠岛上，挂满树枝的彩灯如水一般闪烁流动，几百名闻讯而来的诗歌爱好者，围着他们慕名已久的诗人。诗人们的诗歌朗诵晚会，就在如此幽雅的地方举行，与之相映便是西湖四周正在建设着的不眠的城市。

那一夜，我相信，惠州是一个诗的不夜城。

台湾诗人洛夫，朗诵起那首著名的《鞋底》。在台湾的一位老人，在与未婚妻分离四十年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她托人带来的一双布鞋。一针一线，是无言的诗，也是无尽的诗。这是诗人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他把它写成诗。他深沉的声音，厚实而平稳，深深打动人们的心。大陆诗人曾卓在无尽的绵绵细雨中，抚摸他的白发，却朗诵着三十年前身处逆境时写下的情诗：《有赠》。久别后重逢的刹那，淡淡的灯光，轻轻的握手，把全身心的爱都升华在面向未来的希望之中。他被公认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当他以高亢的声调结束朗诵时，我看到一些诗人和观众，为他的诗而落泪。

吴岸也走到中央。他说他的祖辈便离开了潮汕地区，但他依然把这里看作他的根。他讲述一个又一个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关于惠州与潮汕人之间的笑话时，我才发现他同样有着幽默。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还不时挥动他的手臂，人们为他的风趣而大笑，而鼓掌。

但当他朗诵起他的《长安赋》时，触动人们心弦的仍是他的深沉：我曾是乐游原上的歌者/ 西出阳关的故人/ 趁月色/ 把酒拿来/ 在千年酒碗的缺口上/ 受我/ 深深一吻。

.....

我在树影下，从暗处看他。灯光照在他脸上，神情很投入。灯光下，还有漂亮的胡须。

细雨中，忽然一只鸟掠过灯光，从湖面飞来，又匆匆飞去。

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

——为威海《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而写

我诞生在世界第二大岛婆罗洲的热带丛林间，在一条称为砂劳越河的河畔上。十九世纪末我的祖父从中国南来时，那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村落，一九三七年我来到世间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个小河镇了，镇的名字叫古晋(Kuching)，是马来族语，意思是猫。所以我的故乡也叫猫城。

镇上有一条马路，从河边渡头通往山区，叫大石路，因为在离镇上一哩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圆秃秃地盘踞在道路旁。人们说那是远古时候从天上掉下来冷却后的陨石。沿路有座苍翠的山岗，华人叫它做“公司山”，实际的名称是“粤海亭义山”，埋的尽是广东和海南籍先民的尸骨。我的祖父也埋在那里，已经倾裂的墓碑上，刻着立于宣统年间的模糊的字迹。

按华人风俗，这是猫镇最佳的“风水”地了。比邻也有一个好风水的山岗，殖民地洋人用来建造官邸和别墅，但华人却把最好的风水给了死去的祖先。

我诞生在河边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内的楼上，那条街道叫甘蜜街。甘蜜是南洋的一种植物香料，古时候出口到中国，土人

也用以佐配槟榔来吃。我诞生的时候，那里还是甘蜜的主要市场。

街道的对面是菜市，用婆罗洲特产的盐木屋瓦盖的长形市场，遮住了我幼小的眼睛的视线，看不见屋子那一边的景色，只看见远远的天空上，有几只老鹰在盘旋翱翔。我问年长的姐姐，那是什么地方，姐姐说那是砂劳越河流流过的地方。

我就在甘蜜街长大，常常到河边看盘旋在空中的苍鹰如何俯冲到河面攫食鱼儿，幻想着能象苍鹰一样，展翅高飞，去追寻河水的源头和水流的去向。

但是上中学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机会离开这个小河镇。我和我的同学就象生活的小潭里的鱼一样。在毕业特刊里，我写下这样的赠言，“小潭里长不出大鱼，那只是谎话”。

我开始写诗了。

“我们在夜空寻找最亮的星/ 它们在笑，老对着我们微笑
/ 四周尽是树林，绿绿青青/ 晴空却蓝得平凡/ 我们只想看看大海的广阔，那永生的蓝/ ”

我乘坐颠簸的小汽轮涉水而上，来到一个叫做石隆门的小镇。十九世纪，那里是广东嘉应州人开采金矿的小王国。一八五七年，正是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八年，那里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矿工起义事件。在那里，我徘徊在朽折的旗杆和残破的庙社间，听村人诉说着遥远的英雄故事。

我又乘坐风帆，沿奔流而下，来到了浩瀚无垠的海洋，去拜访婆罗洲修长的海岸和红树丛林，遥看远在波涛外的激荡的

时代风雷。

这正是五十年代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的祖国，一个居住着包括伊班族、马来族、华族和其他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被称为北加里曼丹的富饶的土地，也发出了争取独立的呼声。在呼声中，我看到了我的美丽的祖国，看到了它的奔腾的河流和雄伟的高山。我问我自已，诗人，你又该如何？

“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年轻的诗人，请问/ 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 ”

我回答我自己：

“让人们在你的诗句中/ 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 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所发出的这种美妙的语言。/ ”

但是斗争陷入了低潮，多少朋友经不起生活考验，却学着北归的雁群，背弃故乡去寻找北方的温暖。站在海岛的岸上，我遥望南中国海，心情不禁像海洋一样激荡了：

“雄浑的海洋呵，南中国海/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 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 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 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 试图攀登赤道上白云缭绕的高山/ 直到望见你浩瀚的面影，高歌一曲吧/ 我们想起了漂流在你洪涛里的祖先/ 还有我们未来的子孙/ ”

就这样，我得到了“拉让江畔的诗人”的美誉。是已故杏影先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伟大前辈在他为我的第一本诗集

《盾上的诗篇》所写的序中这样的激励我的。

拉让江是我的家乡砂劳越境内最长的河流，一百八十英里，由加里曼丹中部山脉南北分水岭直奔而下，泄入南中国海。我很荣幸，我因为拉让江而扬名，拉让江也因为我而为名传遐迩。拉让江和砂劳越的山山水水，从此是我的诗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但是不幸的，我却被远远隔离在人为的高墙之内。六十年代中，我因参加独立斗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十年的光阴，我最宝贵的青春。那时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山水啊：

“十年无音讯/ 万里江山/ 夜夜入梦来/ 梦回/ 灯残/ 墙高/ 门深锁/ 我不眠/ 夜亦不眠/ 听墙外风雨/ 有万马奔腾”
/

更多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祖国的山水之间了。

“又见马当山的秀美/ 听见山泉泄落涧谷的潺潺/ 又见到鲁巴河的浩瀚/ 远处有潮水似闷雷滚过天庭/ 拉让江依然澎湃/ 清澈的如楼河滩/ 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阳的倒影/ 最灿烂的依旧是丹絨罗班的晚霞/ 别时依依/ 留下彻夜轰鸣的潮声/ 我和佳人有约/ 约在青山/ 约在翠谷/ 约在江河湖海边/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伸手/ 触到的/ 依旧是厚而冰冷的墙……/ ”

七十年代末，我恢复了自由，返回社会，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经历使我对家乡的山水和植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仿佛了解了它们真实的性格：

“在凄风中/ 它不叹息/ 在苦雨里/ 它不哭泣/ 顶天立地/ 向蓝天开展绿羽/ 迎着狂风暴雨/ 它翩然起舞/ 根/ 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 默默地/ 把大地的眼泪/ 酿成琼浆玉液”；那

是我家门前那一丛丛的椰子树。

“无需人来栽培/ 更无需人来怜惜/ 在这荒野里/ 吐着一朵朵紫红色的花球/ 轻抚, 它含羞/ 侵犯/ 它用荆棘自卫/ 别笑它在风暴中/ 只剩下残枝败叶/ 当雨霁天晴时/ 它又展开黛绿色的衣裳/ 吐出一朵朵紫色的花球/ 默默地/ 把这荒野点缀/ ”, 那是家乡遍地可见的含羞草。

在婆罗洲岛上, 还有一种树, 高大无比, 它是伊班族民间传说中传颂和歌咏的英雄形象, 是我生平最爱的树, 它的名字叫做达邦树。我这样地歌咏它:

“你是山顶上一棵高大的达邦/ 在拂晓时第一个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你那参天的绿叶/ 吮吸着宇宙的灵气/ 蜜蜂在你的怀抱里酿制百花的芬芳/ 你一身洁白/ 沐浴在晨曦里/ 象一个银色的巨人/ …/ 那一年/ 熊熊的野火把山坡烧成一片焦黑/ 只见你岿然不动/ 象一个古铜色的巨人/ …/ 半夜里我从梦中惊醒/ 耳边犹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美丽的达邦树/ 你已不见了踪影/ 你倒下了/ 消失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 …/ 每当夕阳西下/ 彩云片片的时候/ 我抬头远眺/ 仿佛又见到你/ 含笑地陶醉在晚霞中/ 象一个金色的巨人/ …”。

我又回到我日夜思念的拉让江, 向奔赴一个朋友的约会:

“江水依旧滔滔/ 青山依旧郁郁/ 飞舟过处/ 溅起漫江水雾/ 看两岸景色分外迷蒙/ 走遍两岸/ 不见故人/ 只有绿水青山/ 犹记得当年故事/ ”

我又重见江上那勇敢生活在波涛里的朴实纯良的劳动人民:

“江水浩荡/ 波涛汹涌/ 是谁/ 驾一叶扁舟/ 飘向彼岸?

/ 浪落时/ 不见了踪影/ 久久/ 久久/ 啊呀呀/ 莫非那舟儿人
儿/ 都已在浪里葬身? / 待到浪起时/ 却只见/ 马来母女俩/
手把桨儿/ 笑吟吟/ 坐在浪峰上…/ ”

我又乘着摩托长舟，在拉让江的激流中畅游：

“舟/ 飞/ 在千山万壑间/ 在厉风疾雨里/ 逆万顷狂涛/
…/ 正要问/ 这雨中江山多美/ 浪里飞舟多娇/ 一个巨浪/ 兀
地劈空而下/ 仿佛要把船儿砸碎/ 惊回首/ 长舟已闯过乱石滩
头/ 伊班汉子竖起手指/ 粲然向我打一个V号/ 伊班姑娘回眸
/ 婉然展一个会心的微笑/ 轻舟飞上长河/ 溅起连天银沫/ 蜿
蜒/ 向烟雨苍茫处…/ ”

一九八一年，我陪我爱人回到她的诞生地诗里沫河畔的村庄，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是婆罗洲伊班族人的故乡。那村庄叫浮刹(Pusa)，巧极了，在当地的马来族语言中，浮刹的意思也是猫，也就是猫村了。我激动地歌吟了：

“你曾在梦里倾流/ 诗里沫/ 悄悄为我带来/ 生命的破
晓/ …/ 我已回到梦乡/ 两岸红树/ 默默含笑/ 且让我/ 挽着
伊/ 涉向时光的上游/ 往事似浪花/ 在夕阳下辉耀…/ ”

向北行，我来到了又古老又年轻的汶莱王国，这曾统治婆罗洲的马来帝国，看它在喧嚣的世界上缓缓醒来，教堂的金顶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然后坐上飞也似的水上德士，去游览旷世稀有的水村：

“那舟子何其飘逸/ 一挥手/ 就将我射进这漩涡碧绿/ 却
有千家万户/ 忽地从海中升起/ 看水柱错立/ 檐台节比/ 烟尘
人语/ 绵亘多少里/ 水乡啊水乡/ 人称你是东方威尼斯/ 我却

见你若人海里的褐珊瑚/ 多少悲欢/ 多少荣辱/ 凝就你超凡的奇姿……”

终于，我来到了位于北婆罗洲的哥打京那巴鲁山，这山也叫“中国寡妇山”，当地人也叫神山。相传远古时候，有个年轻的中国商人，来到了北婆罗洲，爱上一个美丽的卡达山族姑娘。他们结为夫妻。不久，年轻人随商船北上回乡，临别前对爱妻说，“等着我吧，我一定回来。”谁知这青年北归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渺无音讯。美丽的卡达山姑娘望穿秋水，每天都在海边盼望着丈夫归来，最后登上了神山的最高峰，眺望南中国海上南来的帆影，终于望成石头，一个美丽的女人，永远守望在这个拔海一万三千四百多英尺的东南亚最高的山峰上，这山，从此叫做中国寡妇山……

那是一个清晨，我来到拔海五千英尺的山城，在曙光中等待顶峰的显现。我仿佛是在攀赴一个迷人的神话，我如愿以赏了：

“啊啊/ 我看到峥嵘了/ 峥嵘是它缓缓苏醒于晨光中的巍巍前额/ 我看到晶莹了/ 晶莹是她恒古守望于峰顶的盈盈的泪珠/ 而我已寂然/ 寂然于万籁俱寂的天地中/ 同山石/ 同草木/ 一齐赞美/ 以无声的交响交响/ 它的丰采/ 它的光辉……/ ”

婆罗洲又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石器时代人类穴居，叫尼亚石洞(Ni ah Cave)，已经发掘五万年前人类的骨骸和遗物。我原知道婆罗洲岛内陆存有数不清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但是却有一个小小的瓷盘子，曾经叫我惊奇不已。它就出现在尼亚石洞口不远的一家野店里的破旧的木橱里。那夜，我到了野店，那小瓷

盘，也象在等待着我的到来似的：

“你这小小的白瓷盘/ 且让我秉烛把你端详/ 烛光照处/
颼颼然一条飞龙/ 自蓝釉的狂草丛中闪出/ 明月松间照/ 清泉
石上流/ 今夕何夕啊/ 是王维到了婆罗/ 抑或是我到了唐时?
.....”

是的，在婆罗洲岛上，有着那么多的中国的古瓷器，唐宋
元明清，盘壶瓮碟，叫人不胜惊奇。有一个古瓮，和我相遇，
我们彼此间竟如此的惊异：

“你惊醒在我的惊醒中/ 记起了忘却的来路/ 在哪个朝代
/ 哪个酒镇/ 你记起海上的颠簸/ 一如我感到就义前的烈焰/
沉睡了千年之后/ 我惊见你釉的唐光/ 你惊见我唐的釉彩/ 我
惊醒在你的惊醒中/ ”

说起水果，我不能不提起南洋万果之王的榴连。是的，在
婆罗洲岛上，它以特有的美味闻名遐迩。你看过榴连上市时人
们如何如醉如痴地蜂涌到街道上的档口的情景吗？，且听我吟
唱：

“弯腰屈膝/ 如痴似醉/ 膜拜之后巍颤颤地/ 拾起一副盔
甲/ 一顶自由女神的皇冠/ 巍颤颤地捧它于十指间/ 端详、估
量、摇抖、倾听/ 又俯下尊贵的神庭/ 一亲它的芳泽.../ ”

我爱榴连，我更爱它的孤高独立我行我素的秉性，我为它
作赋：

“世间美果据说都国色天香/ 美国红苹澳洲金橙/ 哪个不
玉肤凝脂/ 独它一副赤道莽林里的青面獠牙/ 是美是丑/ 是香
是臭/ 千年还争论不休/ 而它却兀自巍立危山绝谷/ 岿然以亿
万年风雨炼就的雄姿/ 任蝙蝠蔽天鼠蛇漫野/ 日日夜夜/ 在洁

白的子宫里/孕育着稀世的醇膏/披上盔甲/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伴着八月骤雨的前奏/悠然降临人间…/”

当英国的探险家在砂劳越内陆森林中发现了世界最大的石洞摩鹿洞(Mulu Cave)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旅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旅游。你也许不相信,那里最大的石洞里,可以容纳四十架波音747飞机,地下的河流长达数百里。近几年来,附近的森林被开发了,处于原始状态的普南民族原住民,生活也受到影响。那年,我和友人结伴,到这一稀世的异域一行,临别时,我以一个原住民的心情,写下了我的忧愁:

“我告别摩鹿山/走出森林/来到了百林努河畔/回头望/摩鹿山/我看见你庄严的顶峰/那里有美丽的鹿洞/神秘巨大举世无双/石壁上有海螺的化石/钟乳下有祖先的足迹…

我沿着百林努河/涉过激流/进入宽阔的巴南河/回头望/摩鹿山/你正在把我俯看/那里有我的族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森林里到处流浪/到处听到伐木的声音…

在逶迤的河上/一排排木桐漂流而下/你失去了踪影/一个峰回路转/摩鹿山/你又屹立在我眼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将到那里猎奇/猎亿万年的洞穴/猎我族人的葬礼…

我离开了巴南河/流浪在纷扰的都城/不论到多远的地方/我回头/摩鹿山/我又见到你高贵的皇冠/静静的百林努河/多少船儿竞渡/掀起多少波涛/留下多少浑浊……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古晋葛园

目 录

残损的微笑	李辉	1
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	吴岸	8

生命集

诗	5
致艾青	7
悼艾青	11
峰	13
夜怀方修	14
生命存档	15
摆你到彼岸	17
鹰	18
灰烬	21
莲叶烟碟	22
我看见我少年时候的脸	24

疆域	26
掌声	28
倒影	31
我们的浪漫	33
自白	35
树的怀念	36
无题三首	40
无题三首	42
无题三首	43

存档集

守护的神	49
粽子赋	51
研讨会侧写	53
菲律宾女佣	55
证人席	57
会馆里的遗像	59
八月十五日	63
序秋山诗集《一树芬芳等你》	65
灯	66
蛾	67
花	68
蜂与花	69
怀旧	73

倾听	74
吉隆坡之晨	75
烟雾	76
烛光	77
夜半电话	78

北行三集

西湖之春组诗	81
春夜	86
登长城	87
她将诞生	91
石狮	92
敞开	93
自行车颂	94
星语	95
钟	96
北京的树在奔跑	97
后记	99



生命集







严安干摄



重要的是
我已横渡大海
且单独
且留下旋涡



诗

①

不知已收养
多少小豹子在
遗忘的黑林里
直到失眠的夜
又一只突然
向我袭击
直到筋疲力竭的我
终于被它吞噬

②

不在乎你的解构
重要的是
我已横渡大海
且单独

且留下漩涡
关于我使用的是桴是筏还是舟
上面是否刻有你的
现代的符咒
纸船的事
我儿时也撙过

③

也不需要告诉我
生的姿态
雷霆拦腰的伤口上
长一臂的苍道
且有飞瀑的笑声
无关乎你的赞美
无关乎你的揶揄
无关你的主义与后设
我的姿态是一种
不屈

致 艾 青

(记九一年五月三十日在北京的会见)

我在长城上想起你
想起那在我生命破晓时
倒下的吹号者 ①
新侨饭店门口
你不期而至
驾着金色的轮子
你头上闪烁着天山的雪
布满风霜的脸
使我想起南海中的礁石
我伸手向你
介绍是多余的
一个赤道歌者
在风雨中寻找你的芦笛
也在自己的时代里
被钉在十字架上
也让荆棘的冠冕
刺破前额

你握住我的手
——你的手如此温热
不
那吹号者不曾死去
此刻我听见他吹响了胜利号
你好
我说
门外
月季花已盛开
更远的路上
凤凰木正熊熊燃放

①艾青的诗《吹号者》写于1939年。本诗作者生于1937年。



许惠卿摄

一个赤道歌者
在风雨中寻找你的芦笛
也在自己的时代里
被钉在十字架上



悼 艾 青

不是神笔
无关乎艺术殿堂里的奥秘
一个诗人
唱着生活的牧歌
淌着血却依然微笑的缪斯

有诗的日子
生命焕发着光辉
被禁锢了诗的岁月
生命即是诗

穿过堆积如山的鲜花
仿佛
你又看见
罩着人间的铁窗的阴影
正在潜越寂寞长夜的
黎明

留给我们的
依旧是一管芦笛
一支火把
一个战胜死亡的诗魂
一个永远绿在大地上的
野草的名字

后记：艾青先师于五月五日逝世北京，诗国星殒，草木同悲，明日（十日）举殡，谨作此诗遥祭。一九九六年五月九日夜于古晋葛园。



峰

——致方修先生

风雪不容你傲岸的额

鞭笞之以严寒

却叫冰霜

为你

铸造

银色的冠冕

一九九四年八月

夜怀方修

我在夜里读你
读你在读着历史的瓦砾
一握灰烬

半张残简

渐渐

在你的温热的眼里
透露呼吸

夜已深

窗外有雨

此刻我倾听着你

倾听你在倾听轻扣的雨滴
一声声

向你诉说流浪的故事

关于海的浩瀚

冰的凛冽

逝去的梦

刹那

变成永恒

一九九四年九月

生命存档

瘀黑的血遂温热而红
洄然流向胸膛的伤口
伤口骤然愈合
吐出致命的刃

他起身
站立
长啸一声
回音来自
天宇

再来一曲吧
欢呼声如江涛倒卷
卷出沉积心底男性低音里
潇潇雨歇后的壮怀
复以飞越贺兰山的悠扬
收拾了一片
山河

回望岸上
再见伊含泪的笑
他伸展双臂
怀抱了伊投入的吻
湿了肩臂的伊的泪珠
潸潸然回归伊双眸深处
钟声敲响午夜
当长针和短针
紧紧拥抱着
向燃烧的
 星空

遥岸那微光是夕照吗
汽笛已经响过
送行的妈妈再三叮咛
牵牛花盛开在篱笆上
他背着小小一个包袱
一脸孩子的惶惑
那不是夕照
是冉冉升起的
 朝阳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

摆你到彼岸

这不是你最后的路程
你的路程已走尽
这不是你新的旅途
新的旅途还没有开始
这是生与死的中间地带
我和你
手牵手
一如我们曾经风和雨
此刻让我为你把桨
摆你到彼岸

此后千山你独行
我继续赶我的荆棘路
别问我为何频频回首
芸芸众生中
有你发光的足迹
伴我同行

鹰

箭雨
从黑暗中射出
向一只在旷野栖息的鹰
我不回看
仍做着高峰那边的梦
雨箭
化着五彩的焰火
照明谷底卷起的狂飚

因为有猎人
我飞得更高
更看清他们的面目



沈殷贤摄

我不回看
仍做着高峰那边的梦
雨箭
化着五彩的焰火



灰 烬

冷漠中有一丝温热

黑暗中有一点荧光

隐约

在你我心中

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

我依然沉默

不丝毫透露心迹

或许你已窥见

但最好你全没察觉

让你

在分别之后

在另一次寂寞的旅途中

从遗忘的灰烬里

重拾温热

莲叶烟碟

无端端
把我捏成一个
玲珑剔透的琉璃绿烟碟
却让你在
焚烧欲望之后
随手
把残余的欲火
强奸入我的
贞洁

但你毁灭的是你自己
啊人类
我原出自污泥而不染
入了浊世
依然清纯
当袅袅的你烟消云散
生命
留下几许尘灰
田田翠叶上

我依然为你
撑着颗颗晶莹的
泪



我看见我少年时候的脸

——致吾儿

我看见我少年时候的脸
伏在我的肩膀上

一样的苍白
一样的慌惑
当半夜里
从梦魇中惊醒

我听见我年少时候的心跳
扑在我的胸前

一样的迷乱
一样的唐突
当黑暗中
闪过一阵的雷电

然后我说
孩子
不要怕
爸爸从前也曾这样
黑暗和恶梦都不可怕
我说着
对着我少年时候的脸
在我宽阔的肩膀上
听着我少年时候的心跳
在我坦荡的胸前



疆 域

我前进
我撤退
在前进与撤退中
扩大着生命的疆域

总想到最远的地方
总想回到起点
期望有老人的智慧
又不失稚子的天真
在生命临终时
回到母亲的胎怀

我需要火热
我需要冰冷
渴望着一种冲动
也追求着一种完全的休止
做大地的主人
又化着风中的尘埃

我记忆
我遗忘
拥有一个宇宙
又在宇宙里消失
所以我不断占据
又不断抛弃
在占据与抛弃之中
扩大着我生命的疆域



掌 声

噼啪噼啪噼啪……

征服大海的风帆
张满你欢呼的声浪
傲然
驶入
满布暗礁的死角

哗啦啦哗啦啦……

绿树
在你的鼓躁中
翩然起舞
遂化作黄叶
纷纷落下



沈殷贤摄

你所见的
不过是一场壮烈的无声的生命
在空间的
倒影



倒 影

它的硕大
它的茂密
它在微风中的婆娑
它在暴风中的不屈
它的一圈圈发亮的年轮
都不过是那场壮烈而无声的
 地下生命在空间的倒影

在那里
种子睁开了眼睛
柔指剥开千年的巨石
细臂向泥土撒开巨网
朝着地球中心的温热
黑暗中于是有了苍虬的大树
不
它不在地上
不在你的眼前

你所见到的
不过是一场壮烈的无声的生命
在空间的
倒影



我们的浪漫

——致柳舜并谢赠诗集《忧思曲》

你以口琴的单音
悠悠吹起忧思的序曲
随即高举大号
奏响时代的
主题

在白裙姑娘的歌声中
前进队伍的步伐里
在血泪交织的交响中
一个遥远的问候
一个深情的
音符

是怎样的一种浪漫啊
半世纪的侠骨
半世纪的柔情

写下了我们的
风花雪月

是旗帜卷起的狂飙
是壮士墓前的素馨
你我头顶的白雪
而月
是我们千里与共的
婵娟



那深情的音符
是另一个序曲的开始
点燃了
我命运的
交响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自白

不错
我的力量
来自深沉的恐惧
正如海的波涛
孕育自千寻的海底
那么
我又何惧于你的幻影
何惧于黑暗
你给我以新的力量
给我以新的萧洒
不
我的飞跃
来自我的失落
来自我曾经的沉沦

树的怀念

是的

我依然茂密如故
正如你所梦寐以求
一年四季都披着绿衣
这里的雨季已开始
从早到晚
我象穿着绿色的雨衫
撑着绿色的大伞
在雨中佇立
偶而有狂风吹过
雷电闪过
而我依然寂寞

你那里该是深秋吧
秋风该吹红了你的衣裳
秋阳也该已把你点燃
翩翩的落叶是一种怎样的壮烈啊
我羡慕
羡慕你能在秋风中脱尽繁华



沈殷贤摄

翩翩的落叶是一种怎样的壮烈啊
我羡慕
羡慕你能在秋风中脱尽繁华
在严寒中裸露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第100页

在严寒中裸露
在枯萎中
重生



无题三首

1.

都说那纪念碑倾斜了
指说的人
站在倾斜的地面

2.

江湖隐别后
再见你
已如浮尸一具

3.

如果你想哭
那就哭吧
我愿是阳光
在你的泪里
映出彩虹

无题三首

1.

一切的美都是伤痕
最美丽的钻石
最痛楚的伤痕

2.

不曲折
能叫河吗

3

镇日与世人怒目相向后
灯下
又见你低垂的
眼睛

无题三首

1.

磷火在烛光中

闪烁

鬼魅趁鼓声

出没

2.

一颗露珠

有人

照见自己的渺小

有人

看到自己的伟大

3.

只为留住姓名

墓碑撑直着腰

日以续夜
不太疲倦吗
让它
躺下吧



无题三首



有人
梦见自己的渺小
有人
感到自己的伟大

只为留住这
一瞬间的美丽

存档集



留得残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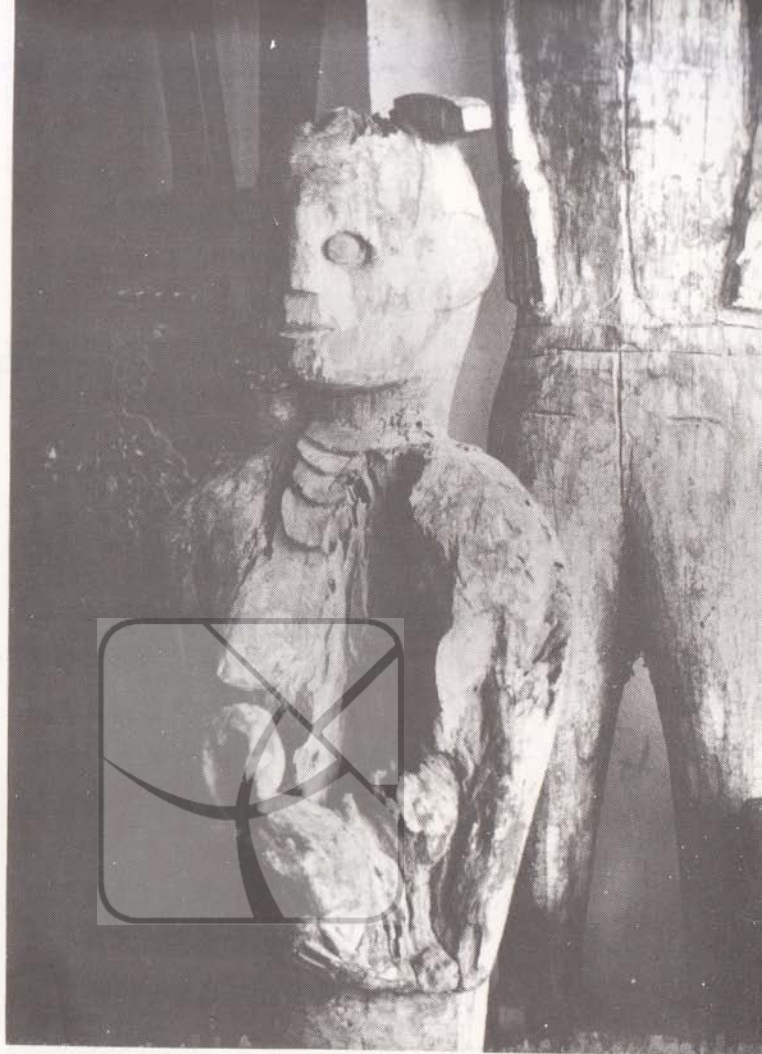
一些过去

制造了永远不朽的过去

被尘封的过去

被尘封的过去





田国清摄

一柱朽木
铸造了永垂不朽的站姿
望穿家山的白云
听不尽卡布阿斯河汨汨乡愁



守护的神

守护的神站立在繁华的街边
在了望
在倾听
一如他依然屹立在摩拉督山的原野中
但守护神已经没有了眼睛
胸脯也被岁月挖空
可他依然在了望
在谛听

你听见了什么啊
那不是卡布阿斯河的流水
那是风驰电制的车流
那不是猿啼
更不是辛加望鸟的呼唤
那是呼啸而过的警笛和急救车的狂鸣
你又望见了什么啊
那不是河对岸家乡的长屋
那是灰色的钢骨高楼
那驻足在你周围的不是你的子民

他们已经不知流浪到何方
那前来观看的
只惊异于抽象的形体
更欣赏你的望穿宇宙的空虚

也许明天你会流落到遥远的国度
寂寞地佇立在艺术馆里
禁锢在某个富豪的厅堂的角落
我的守护的神

你依然在了望
在倾听
一如你依然屹立
在摩拉督山岭的原野中
那挖空的眼里依然有泪
一柱朽木
铸造了永垂不朽的站姿
望穿家山的白云
听不尽卡布阿斯河汨汨乡愁
问何时
深山
敲响子民的铜锣？

粽子赋

谁把它们吃了
这颗颗粽子
留下这圈圈透着油光的咸草绳
和片片依然散发芬芳的班兰叶子
零乱在厨房的饭桌上
象一幅无名画家的名画
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

那女人曾以灵巧的手指
将它们一捏一绑
把糯米和五香虾米和
缕缕说不清楚的思念
紧紧扎住
扎成如菱如角如钻石
如金字塔的
千年不朽的工程

那淡淡幽香始于指尖
由远而近渐渐浓郁

连沸滚的钢锅也盖不住了
终于叫你我迷失在
泥土、海洋、天空
传说和楚辞混合的醇香里
当解开结子的刹那

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
在厨房的饭桌上
谁把它们品尝了呢
完成了这旷世的艺术杰作
悠悠江影里
离离芦苇
冉冉班兰
却不知那倒影儿
此刻是在双溪砂朥越里
还是在汨罗江上？

3/6/1994 古晋葛园

<注> 班兰是南洋常见的一种植物，生长在低洼地带，其叶子长而宽，味道芬香，人们用以包裹糕点。华人传统的肉粽子是以竹叶包扎的，现在多以班兰叶代替，其色香味更甚于竹叶粽子。

研讨会侧写

虽然这城市今年已第十三度污烟弥漫
冷气机仍把二氧化氮滤得
如沫春风

环保会议正晋入高潮
解决的方案接踵而至
最重要的是人人多练气功
唯真气足以抗衡
博士却不让大师专美了
不，最重要是绿化城市
高楼大厦都漆成绿色
最好人人也著青衣绿帽
好！

主编先生连声赞妙
一口深深的Lucky
吐出半室的飘渺
这时有人问大师
在毒气中作深呼吸
岂不加速归天

大师也愕然
一阵笑声
震得壁上那名家字画摇摇欲坠
众人看时
好一幅苍凉峻拔的的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菲律宾女佣

繁华的沙漠中乍现的

一寸绿洲

冬天黑洞口洒落的

刹那光热

在拥挤的行人的肩踵中间她们
互相拥抱

因为兴奋而互相敲打着肩膀

用塔卡洛乡音互相问候

有人在传递一张未寄出的照片

有人在抢读一封家乡的来信

她们欢呼

她们哭泣

在泪眼中看见

甘蔗园里弯腰的母亲

马尼拉河畔流浪的弟妹

而周围是冷漠的行人的

冷漠的
眼

华灯初上时
风沙又将把她们埋葬
又一个漫漫的长夜后
明天
可有另一次
海市蜃楼

九四年十二月

（后记）十二月旅香港时，遇见大群菲律宾女佣聚集在铜锣湾地铁出口处，时行人拥挤，路为之塞。据说每逢周末她们有这种聚会，在香港多处可见。

证人席

一个个
都站了出来
从历史的阴暗处
一个个
竞相出来亮相
以胜利者的姿态
谁能阻止他们畅所欲言呢
他们即是历史的见证者
又是时代的代言人
于是有句句真言
幕幕扣人心弦
自认弃暗投明者
自供自己本是黑暗的动物
否认晚节不保者
承认自己原来就没有节
那自命为青年导师的
不意间竟露出带血的匕首

这小小的专栏
却是历史证人席
都争先出来供证
都争先来自白
一幕幕真相
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会馆里的遗像

这一代
谁也不知他是谁了
他却以不屈之雄姿
坚守在会馆墙壁的幽暗里
因为班剥
白发更显得稀疏
那傲岸的印堂
曾印证一个飞腾的命运
沧桑淡定的眼神
却似乎在对人诉说
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
又仿佛在说
看我胸前的勋章
更有哪位摄影师
鬼斧神功
为他捕捉了玉枕穴后
圣者的光环
看他嘴角

遂有了满足的笑影

但这一代
谁也不想知道他是谁
只依稀有个发音含糊的巷名
一个茶余饭后的传说
一个据说是他的子孙的
风流韵事
一个断了香火的风水
以及这会馆墙上的影子

看他的领带
倒还顶入时呢
一个说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



沈殷贤摄

沧桑淡定的眼神
却似乎在对人诉说
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

新新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八月十五日

把汽车停在河滨公园的路旁
我在泊车票上

撕下8月15日

不错

就在这里

在我的诞生地的晴朗上空
涂着红膏药的飞机曾经掠过

炸弹在附近的仓库爆炸

浴血的市民在奔跑

跨过血肉模糊的尸体

浓烟笼罩着砂劳越河

时间正是上午十一时正

我熄了引擎

低头

加入了全球人类的哀悼

静默中

我听见哭泣

听见祷告

收音机正播送

日本道歉的消息
儿童游戏场里
孩童正嘻笑着
从滑梯上溜下
砂劳越河上
风和日丽
我说
村山富市
你可把话当真
不要说谎

后记：今年，全世界人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八月十五日，我停车在古晋市海唇街河滨公园旁。那里曾是华人商店、慕娘公司与政府仓库的所在地，日本侵略时曾遭日机空袭，死伤多人。此地现已改建为文化与休闲公园。时值上午十一时正，电台广播员宣告全球人民为战争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因记之。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序秋山诗集

《一树芬芳等你》

笼罩这城市的
岂止是烟囱的污染
多少人已窒息在
那场划时代的喧嚣里
河水泛起的
岂止是沉渣
有人正陶醉在
以唾沫泡制的浪花
闹市中
有人在逗售廉价的宝石
而玫瑰
已经含毒

他在山的那方
在远离高楼的山谷
在日夜歌唱的小溪旁
等你
以一树的芬芳

灯

——赠释继程法师

世上多少自诩明灯者

只为炫耀

闪闪缩缩

憎憎然

吐着火舌

你不自比烛火

只以心中的智慧

闪闪烁烁

馨馨然

点亮众生的心灵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夜于古晋听法师弘法后归家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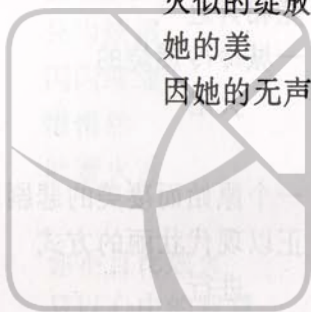
蛾

暮色苍茫中
一辆辆
流金泻银的汽车
竞相奔赴
一城冷冷燃烧的
火焰

一个原始而凄美的悲剧
正以现代壮丽的方式
进行

花

餐风饮露
珠胎暗结
然后在一个清晨
火似的绽放
她的美
因她的无声



蜂与花

红的牡丹和金黄的百合
在绿的热带阔叶丛中
争妍斗艳
深秋的枫红
伴着常青藤
在圣诞的雪花中
相互辉映
一只蜜蜂
飞入丛中
嗡的一声
飞出窗口
它怀想起深山里
那久违了的
白胡姬

花 其 己 融

合百德真金峰利興德主

中基和國華銀信信信

幣不而按中其為

55.13% 60.00%

幣幣幣幣

中基和國華銀信信信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幣幣幣幣





沈殷贤摄

它怀想起深山里
那久违了的
白胡姬



星山泉跡遊了了
袖丁藍人原
夢陽白

附頁錄太

怀 旧

记忆的枯枝上
一只不死的黄莺
不停地鸣啭
明月相思
何止万千里
一种风干的衷情
依然诉不尽
西边的残霞
依然烧不熄
一只不死的黄莺
不停鸣啭
在拷贝又拷贝的
残旧的卡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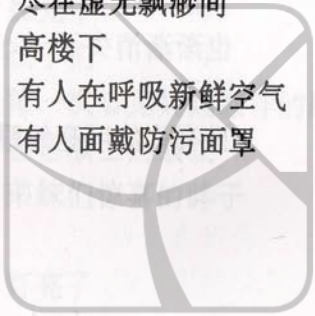
倾 听

树林的那方
一条河
汨汨流向海洋

为了谛听河的细语
海的呼唤
整座树林都
倾斜了

吉隆坡之晨

烟非烟
雾非雾
巍巍高楼
尽在虚无飘渺间
高楼下
有人在呼吸新鲜空气
有人面戴防污面罩



烟 雾

这城市每秒钟都在丧失透明度
越接近它
越觉灰蒙
人们的脸
也渐渐消失了
剩下
只有你的明亮的眼睛

烛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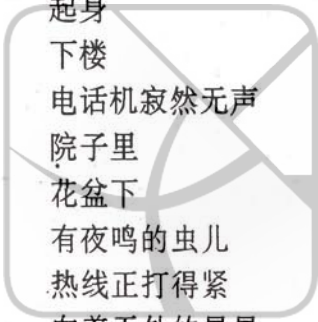
一声惊叫
世界陷入黑暗

烛光中
孩子们
第一次看见妈妈慈祥的脸
爸爸额上的皱纹
弟妹们惊喜的眸子

灯亮了
几声叹息
世界
在光明中消失

夜半电话

三更半夜谁来的电话
铃铃铃十二万火急把我惊醒



起身
下楼
电话机寂然无声
院子里
花盆下
有夜鸣的虫儿
热线正打得紧
向着天外的星星

北行三集





西湖之春组诗

——记九三年国际诗人惠州诗会

1.

我那习惯于炎阳的双眼
刹那间竟
晕眩在你的光璨里
久久
才看见几座涌动的雪峰
几朵亮丽的雪莲
笑向我
一只仓卒间落足在
点翠洲烟雨中的
南海倦雁

2.

听说这里曾是天牢
湖光曾闪着东波的泪
朝云别时
更曾天崩地裂
但此刻波光潋滟
绿柳轻扬
千载的离合悲欢
都化作春风送暖

3.

而我们
来自四海五洲的
二十四番花信风 ①
不也曾阅尽人间痛楚
世纪沧桑
此刻也汇成一路笑雨
满山花醉

4.

啊 都化作了春风
化作清明时节的喜雨纷纷
化作石塑唇上缓缓展露的
东波的笑容
于是你泼墨挥毫
我狂歌醉舞
羡慕了九曲桥上的闲云野鹤
啁啾然企盼
在你的狂草里
留一瞬
永恒

5.

但我恒是一无所有的流放
只拥有一片浩海
一字灿烂的星空
花园的美事
天方夜谭
我还来不及思考
你已把我根植在荷花池畔的
泥香里②

6.

从此我沐浴在你的春风里
也渴望你秋霜的练试
罗浮山前未敢奢望

香甜的荔果
只想朝朝梦醒时
问昨夜
曾否添一叶新绿

几许根须？

7.

我乘春风来
春风送我归
来时看你是茫茫苍苍风烟小的
翠堤玉塔
别时却惊见你是巍巍峨峨
腾飞跃立中的广厦云楼

8.

惠州 惠州
允我一颗心
留在孤山翠松间
不是疑你把我忘
只恐明春重临时
彷徨四顾
不知西湖在何处？

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古晋葛园

①国际华人诗会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至七日在惠州市西湖畔举行。共有二十四位来自各国的诗人受邀参加，他们是徐迟、洛夫、白桦、绿原、野曼、曾卓、杜国清、管管、邵燕祥、舒婷、犁青、邹荻帆、向明、吴岸、张志明、傅天琳、韦丘、孟沙、张默、张剑诗、李小雨、原甸、陈剑、岭南人。

②「诗人花园」座落于西湖的平湖畔，与会诗人受邀每人植一荔枝树，并以诗人名字命名。荔枝乃苏东坡所推崇者。

春 夜

北京的春夜很深

一聊

便跌入几千年的陷阱

一杯热茶

顿成苦酒

北京的春夜很浅

再聊

窗外已曙光初透

再劝你一杯

这茶还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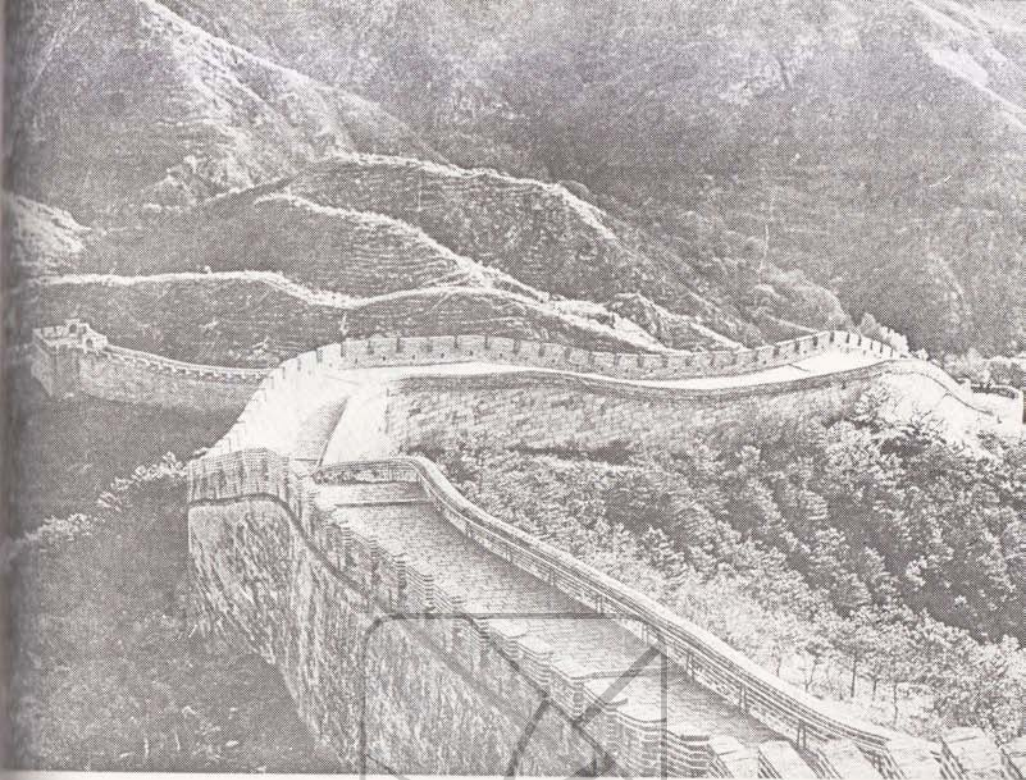
登 长 城

步履艰难
攀登石级
朔风吹乱了他银白的须发
一双胶鞋
踏遍全球
为什么
只感到失落
多么遥远的路途啊
多么长久的企盼
今天终于来到
我梦寐以求的目的地
他艰难地喘息着
生命
第一次感到充实

春夜才登



天中獨步
此物無雙
昔年所記
此世
莫測其深



他艰难地喘息着
生命
第一次感到充实



她将诞生

她将诞生
从废墟中
从血污中
从颠簸难行的泥泞中
从震耳欲聋的喧嚣中
她将诞生

她将诞生
从超载车辆的挣扎中
从风炮补胎的告示中
从油漆未干的山镇饭店
从连绵百里的个体户商店
她将诞生

她将诞生
从切开了的大地胸膛里
从钢架上闪耀如星子的焊光中
从朦胧中展现的海市蜃楼幻影中
从世人的怀疑与惊叹中
她将诞生

石 狮

——泉州石狮市印象

不似故宫门前那匍匐的厚憨

它后腿挺立

吼叫着向蓝天

腾跃



敞 开

你敞开自己的一切
你的神秘
你的荒谬
千年不腐的尸体
一夜致富的梦想
胸口上的血痕
脸上的微笑
熙熙攘攘中
你听见惊叹
你听见鄙夷
你在人们的惊叹和鄙夷中
洞察了世界的神秘和荒谬

自行车颂

从四合院的窄门里

从幽暗的胡同里

一辆辆

铃铃铃进入大街

小小的轮子

载着霜雪未尽的悲欢

载着朝曦闪烁的理想

一队队

汇成洪流

星 语

— 记九四年十二月深圳国际诗会

飞越历史苍穹
冲破大气云层
群星闪耀
在深圳上空

我们没有籍贯
我们没有轨道
我们只渴望刹那的
撞击

留下几许光焰
给多少光年后的人间

钟

那时迈开千钧步履的
不屈的钟锤
已搁浅在封尘的玻璃后
那时敲响无声中国的
洪亮的钟声
已消失在回廊里的阴影里
历史如此斑剥
而天地依然情深
沉舟侧畔千帆过
枯木又逢春
它已复活
一个小小的电动齿轮
正以轻快的节奏
发出未来世纪的信息
窗外
隐隐传来
鼓浪屿外的波涛声

<后记> 参观厦门大学时，在光前楼的行政厅里，见一台已破损了的旧式大座钟，空洞的钟架里被放置一个电池小钟，继续跑动，甚觉有趣，故记之。

北京的树在奔跑

北京的树在奔跑
在朦胧的晨雾中奔跑
车站挤满赶早的搭客
惶忪着眼
冲上已经开动的车厢
北京的树在奔跑
窗外闪过古旧的楼房
一眨眼便永远不见了
辟面而来的
是一幢幢高楼大厦
挤过摇摇摆摆的搭客
踉跄中
北京的树在奔跑



后记

一些朋友见面时常问我近来是否继续写诗，他们都因为近年来少读到我的诗而表示关心。诚然，自一九九一年出版《榴连赋》以后，我就写得不多，发表在国内副刊的也少；

但诗我还是写的，虽然不多，而且篇幅也似乎越来越短小了。所以当我把四年来零散的诗作结集成书的时候，难免单薄一些。

诗集取名《生命存档》，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以前几本诗集都是取书中某一篇名为书名的，这次也不例外。“生命存档”听起来比较理性化，但言外之意也有纪录自己生活体验与心路历程的含义。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到中国惠州参加西湖之春国际诗人诗会，认识了中国作家、《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李辉先生。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已经著作等身，出版了《巴金论稿》、《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刘尊祺传》、《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人、地、书》等关于中国作家的传记文学。《残损的微笑》一文是他于诗会后寄来给我的，是一篇记述他对我的印象的文章。我把它收在书中，也算是一种存档吧。

为我提供艺术照片的沈殷贤先生，是砂劳越著名的摄影家，拥有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博学会士(FRPS)的荣衔。严安干先生则是摄影界的发烧友。诗人田宁先生也是资深的摄影界人士。他们对我的热心支持源自我们对艺术的共同追求，我衷心感激。

摄于一九九一年北京新桥饭店门口的我和中国当代伟

大诗人艾青先生握手的照片，纪录了我的文学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刻。不善于使用相机的我的太太，深知我对艾老的崇敬心情，居然也眼明手快，为我捕捉了那一刹那的永恒。

书中有一辑《北行三集》，顾名思义是收集我在中国途中所涂写的诗作，也只有区区几首而已。第一次到中国时感触很多，去多次了，且又是旧地重游，感觉也不那么灵敏了。北行一集和二集分别收在《旅者》和《榴连赋》两本诗集中，总合起来大约四十几首，将来有机会合编一册北行集之类的单行本，也许能有一个较完整的面貌吧。

不想对自己的诗再说什么，就以本书献给关心我的朋友们。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凌晨，古晋葛园

这本诗集的出版，由于种种的原因被延迟了一年。诗集中的《致艾青》篇，是纪念我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在北京第一次会见艾青先生而写的。曾寄赠艾青先生。九四年再次到北京探访艾青先生。没有想到在诗集付梓前夕，即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我所崇敬的伟大诗人不幸辞世。为此，我于五月九日写了《悼艾青》一诗，发表在南洋商报副刊上，顺此收入本诗集，以为悼念。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初，我以诗人的身份受邀参加在中国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这是由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与台湾联合报机构联合举办的。受邀参加者有中国大陆、台湾及海外专家、学者及作家六十多人。《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一文，是为这项研讨会所写的，曾在会上朗读，引起外国学者和作家颇大的兴趣，也顺

便收录在本集子里。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凌晨补识。

又一年半过去了，而这本诗集的打稿仍然躺在我的书橱里，尽管出版的预告早已经宣布。九六年下半年大约因为事物太忙，加上手头拮据，没有出版。不料到了九七年一月竟得了肠癌，到北京割治后，化疗休养，转眼经年，不但没有写作，出书的事更暂时束之高阁。今天已是一九九八年的除夕，翻阅书稿，不胜唏嘘，乃决定付梓。但由于目前区域性经济风暴，股汇市崩溃，印刷费高昂，原来打算精印的计划也只好因陋就简了。

一九九八年除夕夜再补记



犀鸟丛书之四十一

生命存档



作者：吴岸

出版：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

印刷：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版次：199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RM 15.0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吴岸之其他著作：

盾上的诗篇（诗集，1962）

达邦树礼赞（诗集，1982）

我何曾睡着（诗集，1985）

旅者（诗集，1987）

到生活中寻找你的谬斯（文集，1987）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文集，1991）

榴连赋（诗集，1991）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文集，1995）

吴岸诗选（诗集，1996）

砂拉越史话（历史，1998）



犀鸟丛书之四十一